

著名画家陈永锵： 我的木棉不是简单的自然描绘 而是伟岸与力量

三月正春风，木棉花开时！木棉，是广州市“市花”，也是岭南的象征，更代表着岭南精神与岭南风骨。作为木棉树下出生、珠江水里哺育的岭南本土画家，著名画家陈永锵不但受岭南画派文化滋养，也沉醉于木棉的英姿。日前，“英雄花开英雄城——陈永锵木棉作品展”在番禺区图书馆展出。陈永锵接受收藏周刊独家专访时表示，“我的木棉不是简单的自然描绘，更多的是表达伟岸与力量。”



■《岭南花》

人物介绍



陈永锵

现为中国画学会副会长，广东省中国画学会会长，岭南画派纪念馆名誉馆长，国家一级美术师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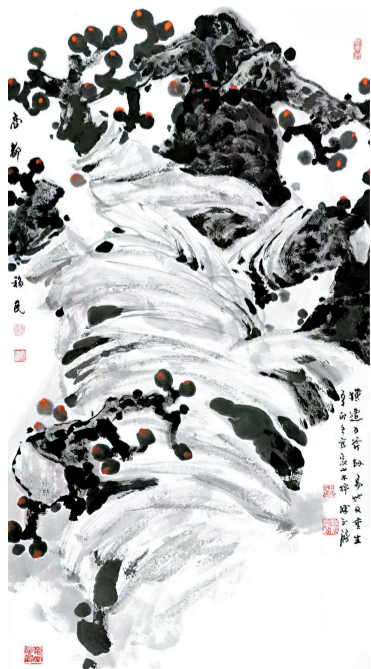
木棉就是我的邻居我的老师

收藏周刊：您为何一直钟情木棉？

陈永锵：我生于广州，长于广州。现在75岁，从小就在木棉树下生活，七十多年来看着木棉花开花落。木棉就是我的邻居，是我的老师，甚至是我的偶像，因此，我对木棉有深刻的感情。木棉色正体直、花硕树高、豪气干云，既拔地冲天又垂枝大地，有傲骨而无骄态；暮春始发花，欣欣然而不争春；守节谢岁月，回报生命以壮丽的辉煌；花落坦然，掷地有声，抛朵而不零落、不飘英。在对它的仰望和“玄观静览”中，引发我许多遐想以及对自强不息、从容向上的人生思考，更教会我师造化、法自然。

收藏周刊：最早开始画木棉是什么时候？

陈永锵：我之所以人格化地表达木棉，缘起于14岁拜梁占峰老师为师。我在他画室看到的第一张画，画的就是木棉。题在画上的诗：“愿祝人生似红棉，凌云百尺气冲天。花开映日红如血，絮落纷纷暖大千。”这首诗十分形象地把木棉人格化，让我至今难忘，在我内心埋下了用绘画歌颂木棉的种子。后来我才慢慢知道，苏东坡也有歌颂木棉的诗句，“记取城南上巳日，木棉花落刺桐开”。还有清代屈大均，也满怀热情地赞美：“天南烽火树，最是木棉红。”同时期顺德乡贤陈恭尹的《木棉花歌》：“粤江二月三



■《商都移民》

月天，千树万树朱花开。有如尧时十日出沧海，又似魏宫万炬环高台。覆之如铃仰如爵，赤瓣熊熊星有角。浓须大面好英雄，壮气高冠何落落……”每画木棉，这些豪迈坦荡的诗句总会浮现在我的脑海。

“用理性勒住感性的马头”

收藏周刊：您在表达木棉的时候，首先会想到如何表达？

陈永锵：在我要表达木棉的时候，就不是简单的自然描绘，更多的是表达伟岸与力量。木棉有大气象，我并不想表现它作为植物的优雅，而是雄壮。

我画花鸟题材，不是真的在画花花草草、奇花异草，而是歌颂生命。花草是无言的生命，我尝试为它们代言。我常说，“树木无知于生命的意义，但活得树起了生命的尊严”。我还有一首诗专门写《树》，“站着的树，死了，死了的树还站着，它，僵硬的枝柯，描绘着，树的过往。”以前黄永玉跟我说，“本来画画是感性高于理性，但你的画却是理性高于感性。很有哲理。”但在在我看来，应该是“用理性勒住感性的马头”，所谓信马由缰，马可以自然奔腾，但一切还得取决于缰绳。

收藏周刊：还有没有哪些前人的木棉作品对您有过影响？

陈永锵：因为木棉是岭南特有的花种，以前画木棉的大画家并不多，偶尔会有。但我认为他们多没有把木棉骨子里的气派表现充分。

没骨法画木棉难以整体，我习惯用勾线

收藏周刊：梁占峰老师的木棉对您影响如何？

陈永锵：他那首诗对我的影响比他画的要更深刻。他是用小写意没骨花鸟的方法表现木棉，但我没有用这样的画法。

收藏周刊：您为什么不用没骨法画？

陈永锵：没骨法画木棉难以整体，我习惯用勾线，要有“骨”；并吸收了西方艺术的团块结构，强调木棉的方造型。花本身是圆的造型，但由于角度的不同，常有方的一面，同时，也可以借这样的形象表现力量的雄壮。以前画家刘伦就形象地评价过我的木棉说像鼓起肌肉的健身壮男，并且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笔下木棉的风格。

收藏周刊：这种风格的形成是否也有一个变化过程？

陈永锵：很自然而然，从不刻意。

我不太喜欢以前纯粹表现为花鸟的情调

收藏周刊：好多年前就有不少评论家形容您把木棉当山水来画。

陈永锵：我也没有想是不是山水的画法或者什么画法，我只是想表现生命的自强不息和一种雄强的力量。因为我不太喜欢以前纯粹表现为花鸟的情调，我喜欢大气磅礴，所以构图上就自然与传统花鸟不一样，有些枝干如同大山一般，所以他们的评价也可以理解。

收藏周刊：现在画木棉跟以前，会不会感觉有哪些不同？

陈永锵：自我感觉越画越好。
收藏周刊：表达的侧重点有没有变化？

陈永锵：我从没有刻意，非要说不同，就是昨天跟今天的不同。

我一直反对“创作”的说法

收藏周刊：技法上有没有想过做一些改变？

陈永锵：没有。我一直反对“创作”的说法，也从来没有“创作”的概念。要提“创作”，其实就是“造作”“矫情”。因为艺术表达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，是情绪直观地反映，不需要预先想好要如何表现，一旦这样，艺术就不真实，变得“造作”。如同罗丹所言，“艺术是学会真诚的一门功课”。可以说，艺术不是“作”出来的，而是“流露”出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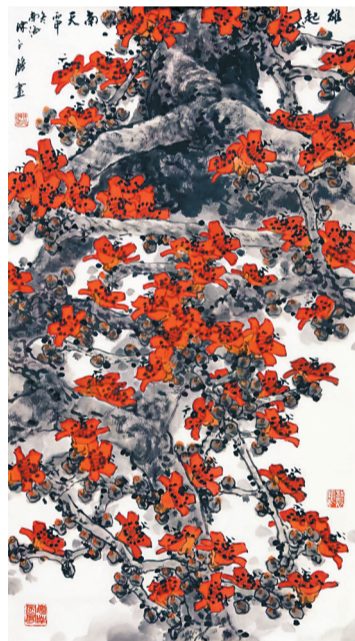
收藏周刊：我记得林丰俗老师也画过木棉。

陈永锵：他表达的主要是山水上的木棉。每个人的认识都是独特的，不存在好与坏，适合才是重要的。就像黄永玉生肖属鼠，他曾说过：“我长得丑，但我妈喜欢。”

如果先贤能够接触到素描，说不定他们也会学

收藏周刊：那您认为自己的木棉能形成今天的面貌，受哪些方面因素影响比较多？

陈永锵：影响有很多。但没有刻意地这一块受谁影响，那一块受谁影响。另外，当然也有素描的因素。毕竟我受过专业的训练，此前，社会上曾争论过关



■《雄起南天》

于中国画要不要学素描的讨论，我认为没必要。我想，如果传统的先贤能够接触到素描，说不定他们也会学。

收藏周刊：要表达不同的花鸟精神，您对年轻的画家有没有一些建议？

陈永锵：先学做人，也要“珍惜眼前人”，所谓眼前人是不分高低、无分贵贱，包括街头乞丐也应该给予他的基本尊重。乞丐也有着自强不息的光芒。

我认为，唯有向自己的心深处走，才不会重复别人的路。尤其一些青年画家，要慢慢区分，自己是在“画画”，而不再是“学画画”。画画是自觉的，学画画则容易亦步亦趋，重复别人。

另外，作为一个画中国画的中国画家，若要艺术的本位回归，我以为就必然是要回归到中国土人的修养、品格、抱负和风骨！我渴望这样做，尽管未必能做到，但正如先哲说：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。

收藏周刊：除了红棉，还有哪些花草让您常讴歌精神的？

陈永锵：很多，向日葵就是其中一种。包括微小的青苔。我曾经歌颂它，“绿苔，也真够渺小了，风不曾使它们有丝毫动摇，光也照不出可供它们对之自怜的影子，但它们却是贴在裸地上的绿色生命宣言”。